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从刊

卫拉特蒙古文献 及史学

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

M·乌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卫拉特蒙古文献 及史学

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

M·乌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 / M. 乌兰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5097 - 2269 - 5

I. ①卫… II. ①乌… III. ①厄鲁特—古文献学
②厄鲁特—民族历史 IV. ① G256.1 ②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631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

——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

著 者 / M. 乌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高世瑜 刘 丹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谢 华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4.375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8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269 - 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20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

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做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 and 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含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定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是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

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惟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分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

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4年4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研究丛刊

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编 托忒文历史文献

第一章 托忒文历史文献的产生及其流变	11
第一节 托忒文历史文献产生的背景	11
第二节 托忒文历史文献的产生、流传及版本体例	39
第三节 汉文文献研究著述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86
第二章 史源学意义上的托忒文历史文献	91
第一节 清朝重要的专门教育机构——托忒学	92
第二节 托忒文文献与清朝官方史学的关系	115
第三节 其他文种文献著述与托忒文 历史文献间的史源学关系	131

中编 文献与史学史

第三章 托忒文创制以前卫拉特蒙古人历史记忆	141
第一节 蒙古史学史研究	142
第二节 神话时代	148
第三节 史诗时代:《江格尔》与卫拉特蒙古人的 历史记忆	158
第四节 融入蒙古共同体后的历史知识	163
第五节 卫拉特史学传统从史诗向书写时代的嬗变	166
第四章 托忒文创制后的卫拉特蒙古史学	177
第一节 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上半叶的卫拉特史学	177
第二节 伏尔加河流域卫拉特人的史学发展	214
第三节 准噶尔地区卫拉特蒙古史学的发展	245
第四节 噶班沙拉勃史学传统的继续	275
第五节 卫拉特蒙古史学的发展	281
第六节 青海卫拉特蒙古史学	297

下编 史料与历史研究

第五章 托忒文文献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319
第一节 1990 年至今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319
第二节 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历史研究	338
第六章 卫拉特史家著述中的事件	356
第一节 与东蒙古之冲突	356
第二节 卫拉特的内乱及迁徙	358

第三节 丘尔干大会	379
第四节 卫拉特的向外发展	387
 第七章 卫拉特史家著述中的人物	395
第一节 和硕特部人物	395
第二节 厄鲁特及杜尔伯特部人物	408
第三节 土尔扈特部人物	419
 结 语	424
 主要参考文献	426
一 蒙古文文献	426
二 清朝满、汉文文献	430
三 藏文汉译文献	431
四 其他文种汉译文献著作	432
五 研究成果	433
 后 记	443

卫拉特蒙古具有悠久历史及文化传统，它在世界历史特别是中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卫拉特作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既和元史、明史、清史等王朝史紧密相连，又和新疆史、青海史、西藏史、内蒙古史等地区史密切相关，此外还与蒙古、俄罗斯等国别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等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十分重视研究卫拉特历史，出版了大量论著，对卫拉特历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广泛利用的是汉、俄、满、蒙（回鹘式蒙古文）、藏等文种的文献资料，而对产生于卫拉特蒙古人中的文献——托忒文历史文献却利用不够。

托忒文，是卫拉特蒙古著名学者及宗教活动家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在回鹘蒙古文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文字。托忒文的创制，在卫拉特蒙古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卫拉特人的书面文化开始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卫拉特蒙古人开始有了自己的书写方式，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不再失语，托忒文历史文献留下了他们的话

语。自这时起，卫拉特人就开始用它完成不少文献资料的编写与整理，包括人物传、法典、外交文书、祭地书、纪实文学、地图、世袭谱。本书分上、中、下三编共七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托忒文历史文献进行系统介绍研究，以探讨托忒文文献与卫拉特史学史及历史研究等方面的关系。

一 内容介绍

上编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第一章首先阐述了托忒文历史文献产生的背景；其次，论述了与卫拉特史这一领域有关的托忒文文献史料的来源及整理研究情况。认为自18世纪上半叶开始，俄国就有学者开始收集、整理并翻译托忒文文献，中国的学者们迄今为止还在孜孜不倦地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编中还围绕文献的作者、创作时间及版本等方面重点介绍了与笔者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十余篇托忒文历史文献。第二章从史源学的角度来比较研究托忒文历史文献与清朝官方史籍之间的史源关系。史源学的核心是个“源”字，强调溯本求源，这一章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源”字。不过，笔者的研究可能与陈垣先生倡导的不尽相同。笔者寻求的“源”主要不是“追寻前人史学论著的依据，找出其中史料征引、判断、推理等方面的失误，并分析其致误之由”；而是探讨几大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有关卫拉特历史的史料文献之“源”，即清朝的汉文和满文以及西方的德文、法文等几大文献类别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之间的渊源关系。笔者认为，清朝官修史书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的内容主要利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及托忒文历史文献，而国外与这些清朝官修史书同一时代的诸如德国帕拉斯（Pallas）等人的史著也同样如此。由于清朝一个特殊的官学机构“托忒学”，在清朝托忒文文献的产生与清朝利用托忒文历史文献撰写官方史籍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此章对清朝理藩院

(部)培养译才的咸安宫三学之一“托忒学”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中编集中探讨了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蒙古史学史的关系。认为卫拉特蒙古史学史并没有确立起其在蒙古史学史中的地位。笔者以托忒文创制的年代 1648 年为界标,重点放在 17~19 世纪这样一个时间坐标中,对托忒文创制前后的卫拉特蒙古史学进行考察,对卫拉特蒙古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如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历史记述方式的发展演变等状况加以研究。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史学史的研究单纯依据托忒文文献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笔者针对卫拉特蒙古的文化特点,从“口头传承”及“文字传承”这两个部分来构建卫拉特蒙古史学史。其中“口头传承”表现在神话、史诗、历史传说故事方面,而“文字传承”则体现在卫拉特蒙古人用文字编撰的史学著作上。这些文字传承的卫拉特史学作品不仅包括卫拉特史家用托忒文撰写的文献,也应当包括用回鹘蒙古文、藏文等撰写而成的史籍,这样才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

下编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出发。首先简单回顾了卫拉特历史研究的状况,并展望未来。笔者认为 21 世纪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要保持以卫拉特蒙古为主体进行研究的势头,并且在研究中努力摆脱两种“正统观”,即清王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和蒙古“黄金家族”的“正统观”对卫拉特历史研究的影响。其次,笔者从十个方面强调了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认为托忒文历史文献具有客观性、丰富性及互补性。最后,以托忒文历史文献为基本史料,对卫拉特历史上的事件及人物进行了概括性叙述,展示了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中蕴藏的丰富的卫拉特历史内容。卫拉特蒙古史家与其他民族史家一样,大都以“精英”人物为自己的记载、评述对象。活跃于卫拉特历史舞台上的人物虽然很多,但能够流传于世的毕竟是少数。值得庆幸的是,托

忒文历史文献中留下不少人物的资料。其中《咱雅班第达传》中有名有姓的就有 200 余人。最后一章选择了这些人物中生活于 17~18 世纪的一小部分“精英”人物。叙述时没有用评述之类的方法，笔者只是力图以托忒文历史文献为主干史料，叙述并展现卫拉特史家笔下人物的面貌。

二 研究方法及意义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本论著在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理论上吸收前沿的学术成果。从多学科角度而言，使用了文献学、史学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来诠释卫拉特历史文献。此外，本研究采取了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在具体研究方面，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的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理论，为笔者开展史学史的研究，以广阔视野重新审视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文化演进史实提供了理论方法上的借鉴。

就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依旧生活着几十万卫拉特蒙古人，这一选题能够使托忒文历史文献的传承者——卫拉特蒙古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其次，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研究在蒙古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次，由于卫拉特蒙古人在欧亚及青藏地区影响深远，所以研究这一问题无疑会对这些地区及国家历史的研究起到积极作用，进而推动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最后，就我国的学术研究而言，有清一代几百年的历史，尤其是康雍乾“盛世”历史与卫拉特人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诚然，清代文献汗牛充栋，极为丰富，但那些是清朝史家以他们的视角作为场景之外的人记载下来的。卫拉特史学家的文献可以很好地补充清朝文献之不足。

三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 概念

1. 广义的托忒文历史文献

托忒文历史文献从广义上来讲，应该包括自托忒文产生以来迄今为止用托忒文撰写的所有文献，如宗教、医学、祭祀、历史及文学等反映卫拉特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文献资料。

2. 狭义的托忒文历史文献

狭义的托忒文历史文献，则是史学界目前已经趋于认同的十余部历史文献、收藏于中外的一些托忒文档案文献以及地图。这些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卫拉特蒙古史家的著述；第二，托忒文档案文献；第三，其他（包括法典、地图、钱币、碑铭等）。

(二) 研究文本的选择

第一，笔者主要是以狭义托忒文历史文献中的第一类——卫拉特蒙古史家的著述为主要文本进行研究。

第二，已经刊布的托忒文文献由于多次转写、翻译及印刷出版不同程度存在错讹之处，所以以其最原始的版本（已经影印刊布或尚未影印刊布）为研究利用的文本。

第三，下面是本书中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文本缩略名及版本等信息。

1. 《太古史》：佚名氏《太古到固始汗时代的历史》，eng uridiyin tuuji orošiboi angxa uridiyin tuuji orošiboi，手抄本。

2. 《咱雅班第达传》：拉德纳巴德拉（radnabadra）《拉然巴咱雅班第达传——月光》，rab jam zaya bandidayin touji sarayin gerel kemëkü orošiboi，载 На. Сүхбаатар “Ойрад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алж бичгүүд” I боть.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3. 《噶班史》：噶班沙拉勃 (emči ᠶabang šeirab) 《四卫拉特史》，dörbön oyirodiyin töüke, 载 Ойрад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алж бичгүүд (III)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4. 《图门史》：巴图尔乌巴什·图门 (bātur ubaši tümen) 《和硕特诺颜巴图尔乌巴什·图门撰写的四卫拉特史》，хошууд noyon bātur ubaši tümeni түүрибгсан dörbön oyiradiyin түүке, 载 Ойрад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алж бичгүүд (III)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5. 《溯源史》：佚名氏《蒙古溯源史》，mongyoliyin uq ekin туuji, 手抄本。

6. 《诸汗史》：佚名氏《卡尔梅克诸汗史》，xalimaq хādiyin туujiyиги хурāji биčiqсен tobči ороšibai, 载 Stephen A.Halkovič, Jr, *The Mongols of the West*, Bloomington, 1985.

7. 《佚名史》：佚名氏《四卫拉特史》，dörbön oyir (o) diyin түүкеi [түүки] туuji кеме [ē] n ороšibo (i), 载 Ойрад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алж бичгүүд (I)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1.

8. 《继承者史》：佚名氏《圣成吉思汗的根源、四卫拉特的根源、和硕特的根源史》，boqdo činggis хāni uq, dörbün oirad in uq, хошууд in uq in түүки биčiq, 《汗腾格里》(托忒文) 1983 年第 2 期。

9. 《和史》：佚名氏《和鄂尔勒克历史》，хō örlōq in түүки, 《汗腾格里》(托忒文) 1983 年第 3 期，诺尔布校注本。

10. 《故事》：佚名氏《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ubaši хон тауjiйин туuji, 嘎拉桑·贡布耶夫辑，彼得堡，1858。Алтан товчи.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в подлинном тексте и переводе,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калмыцкого текста “истории Убаши хунтайджия и его войны с ойратамы” Пер ламы Галсана Гомбоева //труд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СПб., 1858. Часть VI, x. 198-224.//

11.《世系》：额杰《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和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等汗、诺颜世系》，*ünen sūjūqtū xoučīn toroyoud kigēd čing sedkilgetū šine toroyoud noyoudiyin xān noyodiyin uq ündūsūni ileldel töükiyin bičig bui*，手抄本。

本书引用的托忒文历史文献资料，均引自上述版本，文中不再列出文献出处版本等信息。

（三）原文拉丁音写凡例

1. 原文中遗漏的字母增补在（ ）内。
2. 原文中勘误方面的错误，予以改正，写在[]内。

（四）文献汉译

1. 为使文中采用的译文语句通顺流畅，适当增加的字词写在（ ）内，原文中的错讹，加以更正，写在[]内。

2. 对托忒文文献中的一些名词术语采用了直接音写，不予意译。这些名词术语有“诺颜”、“阿勒巴图”、“厄木齐”、“约孙”、“引吉”、“哈屯”、“赛因、敦德、穆”等。这些名词在书中首次出现时将予以注解说明。

3. 由于“卫拉特”在不同时期的汉文文献中有不同的写法，如“斡亦刺惕”、“外刺”、“瓦刺”等。除所引用文献外，本书中一律用“卫拉特”这一写法来指称不同时期的卫拉特集团。厄鲁特，则是指卫拉特蒙古中的一个分支。